

收稿日期:2021-03-29

学校文化、家庭亲子关系 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HLM)分析

赵杰

(鞍山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5)

摘要:积极心理资本是人的正向心理能量,以 CEPS 数据库中的调查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初中生的家庭经济状况、亲子关系以及学校文化对其积极心理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其积极心理资本没有显著影响;学校文化对初中生的亲子情感与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构建良好的学校文化可以调节和促进亲子情感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的累积。

关键词:学校文化;家庭亲子关系;积极心理资本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3-0109-08

作者简介:赵杰(1974—),女,吉林通化人,鞍山师范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3.043

一、问题提出

心理资本是个体的心理能量和动力源泉。积极心理资本始由美国心理学家 Luthans 提出,他认为积极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他将积极心理资本划分为希望(Hope)、乐观(Optimism)、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韧性(Resiliency)。初中阶段是青少年心理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相对于小学,初中阶段学业压力也较为繁重,如果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极易出现不良心理和行为问题,进而影响到学业发展。朱仲敏、桑标研究指出,青少年的心理成熟需要心理资本的积累,青少年发展的危机应对与潜能开发同样需要心理资本的支撑^[1]。而陈秀珠等人对广州市初中生的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对初中生学业成就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因为心理资本水平高的学生更加自信、乐观,学习或生活目标一般比较明确,成就动机水平也相应较高^[3]。另外,心理资本与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存在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丰富的儿童社会文化适应能力较强^[4]。同时,心理资本也能够正向预测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并负向预测焦虑、抑郁^[5]。由上可见,学生是否具有积极的心理资本不仅可显著预测个体心理健康状况,而且可正向影响初中生的学业成就、社会适应力、生活满意度等方面。

初中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期,适时形成积极心理资本尤为重要。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性别、独生情况、家庭经济状况等会对心理资本有一定影响^[6]。如杨明对河南初中学生的调查发现,家庭亲密度、班级气氛等也会对积极心理资本产生正向影响^[7]。可见,人的心理资本既受到来自于个体层面的家庭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学校组织层面的因素影响,具有分层嵌套结构特征。但是,已有研究在探讨学生个人层面、学校层面因素对人心理资本的影响时,大部分将学生样本视为独立样本,不考虑学校之间的异质性,以传统线性回归进行分析,从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以初中生个体因素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等为控制变量,综合亲子互动、亲子情感等家庭亲子关系因素,以及组织层面的学校文化因素构建分层线性分析模型,并建立如下研究假设:

H1:亲子互动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H2:亲子情感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H3:学校文化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H4:学校文化对亲子互动和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H5:学校文化对亲子情感和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希望通过分层线性模型分析,探寻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机制,更好的促进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形成。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文依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追访数据进行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是我国第一个针对初中阶段学生群体的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基线调查于2013—2014学年进行。调查采用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从全国随机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112所学校438个班级,共调查了约2万名学生,数据包含了学校、教师、家庭、学生个人多个方面的信息。根据本研究目的,剔除数据缺失和无效问卷,最后有774名教师,7949名学生的数据纳入分析。

(二)研究变量

1. 自变量

个体层面的自变量为家庭亲子关系,包括亲子互动与亲子情感两个层面。学校组织层面的自变量为学校文化。

亲子互动选取CEPS问卷中“你爸爸(妈妈)是否经常与你讨论以下问题:学校发生的事情、你与同学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你的心事或烦恼”等8个题目,分“从不”“偶尔”“经常”3个选项,分别赋分1—3分,总分越高表示亲子互动越频繁。

亲子情感选取CEPS问卷中“你和爸爸(妈妈)的关系怎么样?”共2个题目,分“不亲近”“一般”“亲近”3个选项,分别赋分1—3分,总分越高表示亲子情感越亲近。

学校文化选取CEPS问卷中“班级教学中的师生讨论互动”“您所在学校的学习风气如何?”“您所在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如何?”共3个题目,每题5个选项,采用1—5分计分,总分越高表示学校文化越佳。

2. 因变量

依据 Luthans 提出的积极心理资本内涵,“希望”指能够坚韧不拔地为预定目标努力;“乐观”指对当前和未来的积极归因与预见;“自我效能”指有信心投入和努力完成任务;“韧性”指在挫折和困难面前能够迅速恢复、摆脱困难的心理能力。从 CEPS 问卷相关题目中,以主成分方法提取 4 个成分因子,共 7 个题目,解释的总方差为 83.25%,各题目因素负荷量介于 0.738—0.973 之间。其中,希望层面包括“就算是我不喜欢的功课,我也会尽全力去做”“就算功课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做完,我仍然会不断地尽力去做”2 个题目;乐观层面包括“你对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信心”1 个题目;自我效能层面包括“即使情况很糟糕,我也能保持镇静”“对于需要完成的任务,我通常很有信心”2 个题目;韧性层面包括过去七天内,出现的沮丧、消沉、紧张等情绪中“我通常很快可以自己调整过来”“我通常很快可以在别人的帮助下调整过来”2 个题目。问卷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60。每题 4 个选项,采用 1—4 分计分,总分越高表示初中生的积极心理资本越好。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学生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为二分类变量。家庭经济状况以 CEPS 问卷“你觉得你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如何”进行检测,包括“非常困难”“比较困难”“中等”“比较富裕”“很富裕”5 种情况。

(三)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以积极心理资本为因变量构建分层线性模型(HLM)进行分析(表 1),学生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为控制变量。Level 1 自变量为学生个体层面的家庭亲子关系,主要从亲子互动和亲子情感两个层面进行分析。Level 2 自变量为学校组织层面的学校文化。

表 1 分层线性模型(HLM)

变量类型		变量说明	
控制变量			学生性别
			是否独生子女
			家庭经济状况
自变量	Level 1 学生个体层面	家庭亲子关系	亲子互动
			亲子情感
	Level 2 学校组织层面		学校文化
因变量		积极心理资本	希望 乐观 自我效能 韧性

基于此,建立本研究的基本模型:

$$\text{Level 1: } Y_{ij} = \beta_{0j} + \beta_{1j} X_{ij} + r_{ij}$$

$$\text{Level 2: }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 W_j + \mu_{0j}$$

$$\beta_{1j} = \gamma_{10} + \gamma_{11} W_j + \mu_{1j}$$

其中, i 代表学生, j 代表学校;因变量 Y_{ij} 代表 j 学校 i 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个体层面的自变量 X_{ij} 代表 j 学校 i 学生的家庭亲子关系(亲子互动、亲子情感);学校层面的自变量 W_j 代表 j 学校的学校文化。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空模型及分析结果

本研究首先以空模型判断随机误差是否具有独立性,进行分层模型分析的前提验证。模型如下:

$$\text{Level 1: } Y_{ij} = \beta_{0j} + r_{ij}$$

$$\text{Level 2: } \beta_{0j} = \gamma_{00} + \mu_{0j}$$

研究结果(表2)显示,学校文化层面的随机方差为0.0161($p < 0.001$),表示构建的学生积极心理资本总体模型有效。组间方差为0.2514,组内相关系数 $ICC = \rho = 0.0161 / (0.0161 + 0.2514) = 0.0602$ 。根据Cohen提出的标准, $0.0602 > 0.059$,属于中度组内关联强度,具有组间效应,表明学校文化的差异可以解释学生积极心理资本总方差的6.02%。可以进行分层模型分析。模型整体信度指标为0.805,表明以学校样本平均数估计实际学校平均数具有可信度。

表2 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HLM分析空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方差来源	标准差	方差	自由度	卡方统计量	p 值
学校层面(μ_0)	0.13	0.0161	111	609.09	$p < 0.001$
个体层面(r)	0.50	0.2514			

(二)随机系数模型及分析结果

随机系数模型将控制变量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自变量亲子互动、亲子情感进行组均值中心化(centering)处理后纳入模型,分析个体因素对积极心理资本的直接影响。模型如下:

$$\text{Level 1: } Y_{ij} = \beta_{0j} + \beta_{1j} \times (\text{性别}) + \beta_{2j} \times (\text{独生子女}) + \beta_{3j} \times (\text{家庭经济}) \\ + \beta_{4j} \times (\text{亲子互动}) + \beta_{5j} \times (\text{亲子情感}) + r_{ij}$$

$$\text{Level 2: } \beta_{0j} = \gamma_{00} + \mu_{0j};$$

$$\beta_{1j} = \gamma_{10} + \mu_{1j}$$

$$\beta_{2j} = \gamma_{20} + \mu_{2j}$$

$$\beta_{3j} = \gamma_{30} + \mu_{3j}$$

$$\beta_{4j} = \gamma_{40} + \mu_{4j}$$

$$\beta_{5j} = \gamma_{50} + \mu_{5j}$$

研究结果(表3)显示, $\gamma_{40} = 0.212$ ($p < 0.001$)、 $\gamma_{50} = 0.160$ ($p < 0.001$)均显著,表明亲子互动、亲子情感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H1和H2获得支持,假设成立。 $\gamma_{10} = 0.008$ ($p > 0.05$)、 $\gamma_{20} = -0.015$ ($p > 0.05$)均不显著,表明性别和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没有显著影响,后续模型分析将去掉这两个控制变量。 $\gamma_{30} = 0.032$ ($p < 0.05$)显著,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随机效果的组内方差检定显示,组内方差由0.2514降低到0.2249,解释的方差增加了10.54%,即模型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变异的解释力得到提高。

表 3 随机系数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项目	系数值	标准误	t 值
截距(γ_{00})	2.872	0.050	58.205***
性别(γ_{10})	0.008	0.013	0.575
是否独生子女(γ_{20})	-0.015	0.013	-1.179
家庭经济状况(γ_{30})	0.032	0.012	2.628*
亲子互动(γ_{40})	0.212	0.013	16.410***
亲子情感(γ_{50})	0.160	0.015	10.874***

注: * 表示在 $p < 0.05$ 水平显著, ** 表示在 $p < 0.01$ 水平显著, *** 表示在 $p < 0.001$ 水平显著

(三) 截距预测模型及分析结果

截距模型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家庭经济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将自变量亲子互动、亲子情感、学校文化分别进行组均值和总均值中心化(centering)处理后纳入模型分析,模型如下:

$$\text{Level 1: } Y_{ij} = \beta_{0j} + \beta_{1j} \times (\text{家庭经济}) + \beta_{2j} \times (\text{亲子互动}) + \beta_{3j} \times (\text{亲子情感}) + r_{ij}$$

$$\text{Level 2: }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 \times (\text{学校文化}) + \mu_{0j}$$

$$\beta_{1j} = \gamma_{10} + \mu_{1j}$$

$$\beta_{2j} = \gamma_{20} + \mu_{2j}$$

$$\beta_{3j} = \gamma_{30} + \mu_{3j}$$

研究结果(表 4)显示, $\gamma_{01} = 0.101$ ($p < 0.01$) 显著,表示学校文化对积极心理资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H3,学校文化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成立。

表 4 截距预测模型固定效果

项目	系数值	标准误	t 值
截距(γ_{00})	2.853	0.037	77.476***
家庭经济状况(γ_{10})	0.033	0.012	2.713**
亲子互动(γ_{20})	0.213	0.013	16.540***
亲子情感(γ_{30})	0.160	0.015	10.699***
学校文化(γ_{01})	0.101	0.034	3.012**

注: * 表示在 $p < 0.05$ 水平显著, ** 表示在 $p < 0.01$ 水平显著, *** 表示在 $p < 0.001$ 水平显著

模型的随机效果参数估计(表 5)显示,家庭经济状况方差、亲子情感方差均显著,表明具有显著的组间差异。亲子互动方差未达显著,表明亲子互动在学校层面的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

表 5 截距预测模型随机效果

项目	标准差	方差	卡方值	p 值
(μ_0)	0.220 38	0.048 57	169.09	$p < 0.001$
家庭经济状况(μ_1)	0.072 98	0.005 33	173.68	$p < 0.001$
亲子互动(μ_2)	0.043 42	0.001 89	123.86	$p > 0.05$
亲子情感(μ_3)	0.073 39	0.005 39	137.10	$p < 0.05$

(四)完整模型及分析结果

完整模型将家庭经济状况、亲子互动、亲子情感和学校文化纳入,进行跨层次交互作用参数估计。模型如下:

$$\text{Level 1: } Y_{ij} = \beta_{0j} + \beta_{1j} \times (\text{家庭经济}) + \beta_{2j} \times (\text{亲子互动}) + \beta_{3j} \times (\text{亲子情感}) + r_{ij}$$

$$\text{Level 2: }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 \times (\text{学校文化}) + \mu_{0j}$$

$$\beta_{1j} = \gamma_{10};$$

$$\beta_{2j} = \gamma_{20} + \gamma_{21} \times (\text{学校文化}) + \mu_{2j};$$

$$\beta_{3j} = \gamma_{30} + \gamma_{31} \times (\text{学校文化}) + \mu_{3j}$$

研究结果(表6)显示, $\gamma_{21} = -0.045 (p > 0.05)$ 不显著,学校文化虽然对亲子互动和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假设 H4,学校文化对亲子互动和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未获得支持,假设不成立。 $\gamma_{31} = 0.088 (p < 0.05)$ 显著,学校文化对亲子情感和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具有正向显著调节作用,研究假设 H5 获得支持,假设成立,即学校文化优良学校的学生的家庭亲子关系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形成影响会大于学校文化不良者。

表6 完整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项目	系数值	标准误	t 值
截距(γ_{00})	2.864	0.037	77.686***
家庭经济状况(γ_{10})	0.031	0.012	2.487*
亲子互动(γ_{20})	0.212	0.013	16.609***
亲子情感(γ_{30})	0.163	0.015	11.122***
学校文化(γ_{01})	0.104	0.035	3.019**
亲子互动×学校文化(γ_{21})	-0.045	0.033	-1.378
亲子情感×学校文化(γ_{31})	0.088	0.042	2.070*

注:*表示在 $p < 0.05$ 水平显著,**表示在 $p < 0.01$ 水平显著,***表示在 $p < 0.001$ 水平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一)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亲子关系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学生性别及是否为独生子女则无显著影响

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亲子关系与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具有正向影响关系,能够显著预测积极心理资本,即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亲子互动越好、亲子情感关系越密切,其积极心理资本积累越佳,反之则不佳。这与银小兰等人的研究结论: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农村儿童心理资本高低的重要因素,与农村儿童心理资本总分存在显著相关^[8];陈秀珠等人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积极心理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促进个体心理资本的发展^[9]。从家庭层面因素来看,家庭经济较优越的学生,其生活资源和教育投入会得到较好的保障与满足。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除了要关注学习之外,可能还要承受日常生活的压力,包括基本生活和学习资源的匮乏,如不能在困境中勃发动力,则可能因其掣肘而导致自我效能感低、对未来迷茫,从而无法积累较多积极心理资本。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亲子关系是人际情感和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对人的影响最深远、最深刻。家庭亲子关系中最核心的是亲子互动和情感关系,其疏

密度不同,会影响初中生的心理安全感和情绪状态。亲子互动频繁、情感亲密,儿童生活在和谐温馨的氛围中,更容易形成乐观、自信、积极向上的情绪和生活态度,对外界更具有包容性。亲子互动匮乏、情感疏离冷漠,会使未成年人因缺乏情感呵护而容易感到不安与焦躁,对外界、对生活、对未来缺失信心和发展动力。

另外,本研究样本中,男生4060人,占比51.1%,女生3889人,占比48.9%。独生子女3585人,占比45.1%,非独生子女4364人,占比54.9%。本研究结果发现,学生的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没有显著影响。这与李效鹏等人的研究结论:不同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小学生心理资本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0]基本相似。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以来,父母对孩子的性别期待已有所转变,而且性别差异主要影响儿童的性别角色意识。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父母也逐步提升了家庭教育理念和品质,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其父母对孩子的日常生活以及教育都很重视,子女都能从家庭、父母处得到及时的心理支持和生活呵护。因而,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两个因素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的累积没有显著影响。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养成教育,尤其是未成年人积极而健康心理品质的培养。因此,家庭教育应该在尽可能为学生提供物质满足的基础上,创设良好的家庭氛围,增进互动和情感交流,最大化家庭功能,丰富未成年人的积极心理资本,形成乐观、健康的心理品质。

(二)学校文化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家庭亲子情感和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学校文化对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学校文化能够解释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16.15%的变异,学校文化越好,初中生的积极心理资本越佳。这与银小兰等人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学校硬环境和软环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儿童心理资本^[8]。本研究还发现,学校文化能对家庭亲子情感和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起调节作用。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一个人拥有的社会支持资源越丰富、越广泛,其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应对能力和信心就会越强大。心理资本本质上属于个体的心理状态和能量。虽然,它的形成主要受个体生活环境、人际环境的影响;但是,学校作为一种教育和学习组织,每个学生都学习和生活在学校和班级组织中,同时也必然受到来自于学校、班集体潜移默化的影响。良好的学校文化有利于学生不断获取知识和身心发展能量,拥有心理满足感。同时,良好的学校文化也能从某种程度上弥补学生家庭亲子情感的缺失,使学生获得替代性满足和支持,调节亲子情感与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缓冲不良心境和情绪。反之,学校文化不良,学生与学校文化、学校组织产生疏离感,则会降低对亲子情感与积极心理资本关系的调节效果,加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的缺失。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成长中不可或缺的教育力量。因此,构建良好的学校文化,使学校组织成为学生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磁场和心理磁场,一方面能够发挥学校教育文化育人、涵养心性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发挥学校教育对家庭教育的调节作用,形成教育合力,助推家庭教育影响,促进初中生积极心理资本的形成与积累。

参考文献

- [1] 朱仲敏,桑标.青少年心理资本开发:学校教育的应为与可为[J].当代青年研究,2017(3):81-87.
- [2] 陈秀珠,李怀玉,陈俊,等.初中生心理资本与学业成就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与感恩的调节效应[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9(1):76-84.

- [3] 熊猛,张艳红,叶一舵,等. 心理资本对青少年成就动机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 现代预防医学,2017(10):1831-1834.
- [4] 杨明. 初中流动儿童家庭亲密度、适应性与社会文化适应的关系: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J]. 中国健康教育,2018(10):908-911.
- [5] 熊俊梅,海曼,黄飞,等. 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资本的补偿效应和调节效应[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20(1):94-102.
- [6] 何星舟. 大学生创新潜质识别及潜能培养:基于心理资本的视角[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4):182-187.
- [7] 杨明. 家校环境对流动儿童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J]. 中国健康教育,2019(6):517-520.
- [8] 银小兰,朱翠英,王东方. 教育生态环境对农村儿童心理资本的影响:基于1686名农村儿童的问卷调查数据[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57-61.
- [9] 陈秀珠,赖伟平,麻海芳,等. 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心理资本的关系:友谊质量的中介效应与学校联结的调节效应[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5):544-553.
- [10] 李效鹏,马迎华,宋娟. 北京昌平区四~六年级小学生心理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2015(12):1836-1839.

The Impact of Campus Cultur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ased on HLM Analysis

ZHAO Jie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nshan, Liaoning, 114005, China)

Abstract: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s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nerg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 HLM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CEPS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database to analyze students' family economic situa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campus cul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 gender of the students and whether they are children with no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Campus culture has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parent-child emotion and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 positive campus culture can mediate and promote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parent-child emotion on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students.

Key words: campus cultur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责任编辑:陈济平〕